

# 文學的時空批判：由〈現此時先生〉 論黃春明的老人系列小說\*

蘇碩斌

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 摘要

〈現此時先生〉是黃春明1986年發表之短篇小說，也是停筆多年後開啟連串「老人系列」的作品，亦是台灣宣布解除報禁的前一年。劇情描述偏遠山村唯一識字的「現此時先生」，每天利用「過期報紙」把新聞當成故事朗讀給十餘名老人消磨時間，卻因讀到一則當地事件而引起懷疑並發生衝突。本文藉由巴赫金「時空體」及班雅明「說故事」等概念，分析這篇小說以「報紙」架構出來的多層次對立，包括鄉村與都市之對立、過期與現時之對立，及更重要的，文學敘事上的故事與報紙之對立。文分三個部分進行論證：一、分析〈現此時先生〉作品的「過期報紙」蘊含的故事與新聞之關係，並指出其中多種不同層次的時空體操作；二、分析〈現此時先生〉的時空設定，由此察知老人問題的原因不來自具體加害者、而是傳統與現代的時空衝突，老人問題的悲劇因而更顯深沈；三、分析〈現此時先生〉在黃春明創作階段的意義，指出老人問題的歸因延續到1986年之後的多篇小說，是《放生》系列與其他時期作品的結構性差異。

關鍵詞：時空體、黃春明、〈現此時先生〉、《放生》、老人系列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計畫《新文學即新時空》（MOST103-2410-H-002-129）關於時空體理論概念之衍生研究成果，論文初稿曾發表於宜蘭大學主辦之「黃春明及其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5.10.16-17）。感謝陳建忠教授、徐秀慧教授多年前對於本篇主題的思考啟發，感謝謝世宗教授、范宜如教授給予的具體建議，以及感謝編委會、兩位匿名審查人的詳細審閱及愜切意見。

# The Chronotopic Critique Literature:

A Study of Huang Chun Ming's *Old People Series* Novels by analyzing *Mr. Meantime*

**Su Shuo-Bin**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Abstract

*“Mr. Meantime”* is a short novel written by Huang Chun-Ming in 1986, the year right before the press ban was officially lifted in Taiwan. It is also considered as the pioneer work in his *“Old People Series”* novels. The plot of the novel is about thirteen elderly people in a remote village listening to *Mr. Meantime* to read outdated newspapers for spending their time, and one day suspicion and conflict aroused when *Mr. Meantime* read an incredible local report to the elderly. This paper adapting W. Benjamin’s concept of story-telling, as well as M. Bakhtin’s methodology of “chronotope” argues that the novel uses the “newspaper” to construct some complicated oppositions, including village vs. city, out-of-date vs. up-to-date,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theory of story vs. newspaper in the literature. These arguments are verified in three parts in the paper. Fir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ries and news containing in the outdated newspapers of the novel and its varied ways of chronotopic operation are analyzed. Second, through analyzing the time-space setting in the novel, the causes of the elderly problems were not from particular perpetrators, but from the conflicts of time and spac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us aggregating the tragic problems of the elderly are found. Third, the significant meaning of *Mr. Meantime* in Huang Chun-Ming’s writing career is discussed, and the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topic of the causes of elderly problems extended to his other novels after 1986, which makes the structure of *Life Set Free Series* different from his other works.

Keywords: Chronotope, Huang Chun-Ming, *Mr. Meantime*, *Life Set Free*, Old People Series

# 文學的時空批判：由〈現此時先生〉 論黃春明的老人系列小說

## 一、前言

黃春明將〈現此時先生〉發表於1986年3月4日《聯合報》副刊，然後開始密集在同年3月17日發表〈瞎子阿木〉、4月20日發表〈打蒼蠅〉，隔年7月再連載〈放生〉，而後幾年頻率稍緩，但仍持續發表詩作及散文。加上1998年起兩年間他再次密集發表的〈死去活來〉、〈呷鬼的來了〉等篇，構成了1999年選編的短篇小說集《放生》。這十篇小說的主角人物全是鄉間老人，絕大多數在《聯合報》副刊登載，尤其1999年〈售票口〉被加上「老人系列」眉題，因此這些小說乃被稱為「放生系列」或「老人系列」，成為黃春明後期作品的鮮明形象。<sup>1</sup>

〈現此時先生〉發表的1986年，是黃春明將近十年創作空白期之後的新起點。黃春明前一篇著名作品〈我愛瑪莉〉寫在1977年，然後只有1983年一篇短篇作品〈大餅〉，小說創作的年表確有一段空白。李瑞騰為《放生》的序言含蓄寫說「黃春明的寫作量大不如前」<sup>2</sup>，黃春明的自序也坦言，「我有多久沒出短篇小說集了。有十多年了吧！如果朋友有這麼多年沒見，一旦在那裡相遇，一定不會一句『久違了』就了了」。<sup>3</sup>〈現此時先生〉作為黃春明十年創作空白期之後的爆發點，對他的文學生涯意義應當不凡。

文長五千字的〈現此時先生〉描述台灣北部山村蚊仔坑的13個老人，<sup>4</sup>村中唯一識字的「現此時先生」每天朗讀都市帶回的過期報紙來消磨時光，幾十年如一日，本來有時效的新聞被當成無時空的故事。某一天現此時先生唸到一

1 李瑞騰指出老人系列即始自〈現此時先生〉，在1999年結集為《放生》一書的十篇短篇小說之中，只有〈九根手指頭的故事〉及〈最後一隻鳳鳥〉不在《聯合報》副刊登載。參考李瑞騰，〈用腳走地理——說動聽的老人故事〉，《聯合報》，1999.10.01，48版。

2 李瑞騰，〈序〉，黃春明著，《放生》（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9.01），頁6。

3 黃春明，〈自序〉，《放生》，頁11。

4 蚊仔坑在小說中並未明確指明所在縣市，但現實世界中，新北市貢寮區確有一處地名稱為「蚊子坑」。

則新聞，說他們住的福谷村內一戶黃姓農家的「母牛生下一頭狀似小象的小牛」。村民聽到故事，起先不敢挑戰報紙權威，不久有人提出質疑，繼而眾口齊罵報紙亂寫，最後決定前去報載現場一探究竟。走著走著，愈漸緊張的現此時先生心臟病發作，死在答案揭曉之前。

這篇小說有兩種主角，一種是現此時先生與13名老人，另一種是「報紙」。循此意義，應可注意小說發表的1986年，不只是黃春明個人空白十年的新起點，更是台灣社會的轉折處。

這時的主計處，尚察未覺七年後（1993年）台灣65歲以上老人將達到總人口7%的「高齡化」門檻。但其實人口學者已有警示，例如陳寬政的研究即指出，台灣自1920年代因死亡率下跌而形成的人口成長，已隨著生育率的急速降低，而至1984年出現「人口轉型」的潛勢。<sup>5</sup>亦即，1980年代中期台灣面臨少子化與高齡化的雙重壓力，已有學者察覺、而社會尚不知情。黃春明的《放生》系列出現於1986年，有如文學對於社會問題的預言，但卻多被解讀為危機或悲劇。

相關的文學研究對於黃春明的老人系列小說，主要有以下幾種論點：認為小說呈現了老人遭遺棄的痛苦，<sup>6</sup>或認為黃春明指責不孝順的年輕人，<sup>7</sup>或強調老人在家鄉枯等不回家的年輕人。<sup>8</sup>然而，黃春明以老人為主角的小說，1960年代就已開始。例如1966年〈青番公的故事〉、〈溺死一隻老貓〉都是。那麼歷經不同寫作階段、不同社會時空的黃春明，在1987年重新回到老人議題的〈現此時先生〉甚或《放生》系列，有何不同？這應該是需要回答的問題。

因此有必要注意到1986年也是台灣社會即將解除戒嚴、宣布開放報禁的前

5 根據人口統計結果，台灣1984年的人口淨繁殖率已經略低於替換水準，而且只花70年就完成歐美成熟社會以200年才完成的人口轉型。參考陳寬政、王德睦、陳文玲，〈台灣地區人口變遷的原因與結果〉，《人口學刊》9期（1986.06），頁1-23。

6 例如：吳青霞，〈老者安之？——試析黃春明《放生》中的老人〉，《台灣文學評論》2卷4期（2002.10）；張素貞，〈沉凝之筆寫鄉土〉，《中央日報》，2000.03.24，22版。

7 例如：歐宗智，〈為老人做見證——談黃春明短篇小說集《放生》〉，《中央日報》，2000.03.24，22版。

8 例如：李瑞騰，〈他們以殘軀抵擋殘酷的風雨〉，《中央日報》，2000.03.24，22版；李亞南，〈黃春明《放生》中之老化問題及臨終現象研究〉（嘉義：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梁竣瑾，〈黃春明《放生》〉，《文訊》180期（2000.10），頁35-36。

一年。由這個時機點來看，〈現此時先生〉之中的報紙媒介，不應只是隨意的道具。台灣報禁自從1951年實施，在1980年代初期已經受到輿論不斷升高的批判聲浪，解嚴既已勢在必行，1986年之際，報禁也是解除在望。<sup>9</sup>更何況〈現此時先生〉發表的所在，《聯合報》是台灣當時最暢銷的大報，而副刊在台灣報禁的長期畸形環境中，已發展出超乎休閒娛樂、傳播現代新知的「非世俗性」特質，<sup>10</sup>黃春明在這個微妙年代以報紙為主角探討老人問題，其中的文學與社會互動之意義，值得深入的分析。本文因而主張，〈現此時先生〉以報紙這個議題開啟《放生》系列的老人議題，與先前時期的有所差異。

本文擬在後文中論證，透過解讀「報紙」角色的巧妙衝突，可理出黃春明小說結構中的「時空」變化，進而觀察老人問題的歸因由「個人生命衝突」提升到「社會時空衝突」的轉折點。

報紙是媒介研究討論「現代時空」的重要對象，因為現代報紙每日出刊、讀者共同默讀，讓散布在不同空間的人處在共同時間的概念中，擺脫了前現代（神聖）共同體共有彌賽亞時間（Messianic time）的束縛，而形成一種現代的同時性（simultaneity）。這種現代的同時性，就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論證民族國家是「想像共同體」的那種彼此不相識、卻知道共處同一時空的特質，<sup>11</sup>也是黎斯曼（David Riesman）論證寂寞的現代人渴望知悉他人心靈以放心活在群眾之中的工具。<sup>12</sup>簡言之，現代報紙的同時性，立基

9 報禁是台灣當局於1951年11月29日以《出版法施行細則》限制報紙的核准證照（限照）、印刷張數（限張）、印刷地點（限印）之政策簡稱。1980年代初期開始，各報即已面臨高度競爭狀態，對報禁的批判也逐年升高。參考自林麗雲，〈變遷與挑戰：解禁後的台灣報業〉，《新聞學研究》95期（2008.04），頁185-186。

10 副刊的特殊意義及1980年代成為各報文化思想的競賽場，參考張誦聖，〈台灣七、八〇年代以副刊為核心的文學生態與中產階級文類〉，邱貴芬編，《臺灣小說史》（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7.03），頁275-316；黃順星，〈新聞的場域分析：戰後台灣報業的變遷〉，《新聞學研究》104期（2010.07），頁113-160。

11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London: Verso, 2006), p.24. 「彌賽亞時間」乃安德森援引自班雅明的概念，意指透過神聖世界巨大化約形式，將人類歷史濃縮於當下（the present）的時間概念，是一種前現代社會的認知特質。參見Benjamin, Walter.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edited by Arendt, Hannah and translated by Zohn, Harry. (New York: Schocken, 2007), pp.253-264.

12 Riesman, David. *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91-92.

在日曆時間的相同，同一語言的報紙讀者，就藉由新開的邊界來想像社會的邊界，不相識的人因此形塑了同胞的社群感。安德森稱這種現代的同時代為「同質而空洞的時間（homogeneous, empty time）」。<sup>13</sup>

但是現此時先生唸的報紙，並不具有現代的同時性。〈現此時先生〉這篇小說玩弄了報紙的「現代時空」意義，甚至假借報紙引進一個「傳統時空」，報紙刊登新聞，本是「現代時空」的明證，但讀過期報紙卻像是「傳統時空」在說故事，可以不必受到現代的客觀時間、明確空間之約束。然而報紙的一則似真似假的當地新聞，卻迫使老人們去撥開兩個時空的隱微衝突。

黃春明這篇作品，以報紙製造了各項衝突，包括「故事／新聞」、「傳統時空／現代時空」、「在地知識／整體知識」等等，並在小說的內容中，設計了「故事的形式如何受到報紙、小說兩種形式的衝擊」的文學形式問題。這些敘事結構潛藏的複雜時空關係，顯露了文學對於社會議題獨特的處理能力。以下，本文先就前行研究文獻提出評述，再於第三至五節進行三個層次的討論：一是以媒介理論指出〈現此時先生〉蘊含的三種時空衝突；二是以時空衝突的概念說明〈現此時先生〉作為單篇小說的內部結構；三是以時空衝突的概念說明〈現此時先生〉在《放生》系列及黃春明小說創作史的意義。

## 二、文獻回顧及問題意識

小說是黃春明最重要的創作文類，始自1956年21歲之齡用筆名春鈴所作之〈清道夫的孩子〉，至2005年仍有〈沒有時刻的月台〉發表於報端，小說生涯長達50年。<sup>14</sup>《放生》系列並非黃春明小說中唯一處理老人議題的小說作品。

這半世紀的小說作品，大致有四個明確分期：第一期是「人生自悲情境短歌、蒼白的現代面容、輕薄短小的人生切片」之1962-1966年現代主義過渡作品時期，包括〈城仔落車〉、〈沒有頭的胡蜂〉等作品；第二期是「小人物傳奇故事體、台灣社會鄉土愁思、走向鄉土人物」之1967-1971年主要發表在

13 同註11，p.126。

14 李瑞騰、梁竣瑾編選，〈文學年表〉，《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42：黃春明》（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12），頁61-94。

《文學季刊》雜誌作品時期，包括〈青番公的故事〉、〈溺死一隻老貓〉、〈兒子的大玩偶〉、〈籬〉、〈甘庚伯的黃昏〉等作品；第三期是「經濟殖民家國寓言、冷峻的殖民批判、批判崇洋媚外者的嘴臉」之1972年起以民族意識反帝國主義作品時期，包括〈蘋果的滋味〉、〈莎喲娜拉·再見〉、〈我愛瑪莉〉等作品；第四期是第二次「小人物傳奇故事體、悲憫的人道關懷、省思老人問題」之1986年以後作品時期，即〈現此時先生〉之後的《放生》系列作品。<sup>15</sup>

黃春明的創作編年史，本文同意確有這四個明顯的分期，但其中也蘊含些許疑點：《放生》的老人系列作為黃春明潛伏許久的最後階段性作品，與之前第二期〈青番公的故事〉或〈溺死一隻老貓〉處理老人議題的觀點沒有差異嗎？〈現此時先生〉作為這個創作階段的首篇，沒有什麼特別需要解讀的嗎？

很多評論者認為老人是黃春明的一貫關懷。例如楊照即稱「黃春明以小說來關懷老人，其來有自」，認為由第一篇〈城仔落車〉至〈青番公的故事〉再到《放生》，「在黃春明的文學脈絡裡非但一點都不意外，反而是重返了黃春明自己三十年前的關懷主線……，雖然從〈城仔落車〉到〈售票口〉，中間隔了三十七年，但黃春明的文學內在，有些東西竟然從來都沒有改變。」<sup>16</sup>

持這種文學內在不變性的論者，也有更深入發展出整體觀的。如陳建忠認為，黃春明在《放生》系列「停止了他上一階段反殖民經濟小說的創作，而回返到較早的小人物列傳的題材」，但這個階段的他對於問題「愈來愈止不住一種難遣的焦慮感」。陳建忠指出，黃春明採取的方法整體來看就是「溫情」的喻示，由鄉土生活中揭露人間、自然與神鬼的關係，以總結出鄉土人物的行為思想準則。<sup>17</sup> 陳建忠稱之「鄉土倫理學」以強調黃春明雖然已察覺「現代性」壓迫人性的問題，「但卻從來不曾真正措意於這現代性的結構深入描寫並批判

15 四個分期乃綜合參考徐秀慧、肖成、梁竣瑾等，是常見的黃春明創作階段論：徐秀慧，〈黃春明小說研究〉（台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梁竣瑾，〈黃春明《放生》〉；肖成，〈大地之子：黃春明的小說世界〉（中國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07）。

16 楊照，〈每一滴眼淚中都帶著嘴角的微笑——讀黃春明小說「放生」〉，《光華》25卷1期（2000.01），頁52-55。

17 陳建忠，〈神秘經驗的啟示與鄉土倫理的復歸：論黃春明小說中的人間、神鬼與自然〉，《台灣文學研究學報》7期（2008.10），頁152。

之」，而總是更為他鄉土世界中人物的一舉一動所著迷，展現人情美甚於社會批判。<sup>18</sup>

徐秀慧也有類似的觀察，認為黃春明小說是鄉土小人物具有自足性的「烏托邦」，這個烏托邦「實現作家意想的『完整的人』，和『完整的世界』，呈現了所謂『典型的浪漫主義文學藝術中，精神吸收了感性材料，內容壓倒形式的藝術表現』」，亦即，《放生》系列小說的內蘊就是工業文明壓迫到完整人性。

以上論點都企圖以整體觀來看待黃春明的創作，在這種架構下，第四期較之第二期的老人，也就沒有什麼根本差異，只是程度上更加衰弱。但是黃春明在1986年解嚴前夕撰寫的作品，果真沒有什麼結構的特殊性？其實若仔細察讀，黃春明在第四期〈現此時先生〉之後的作品，對於「都市／青年」及「鄉村／老人」的處理，與第二期的處理並不相同。以下可借用幾位學者的論點佐證，1971年之前作品（〈青番公的故事〉和〈溺死一隻老貓〉為例）與1986年之後系列作品所處理的老人，確實有差異。

高禎臨以小說的時空背景作比對，指出黃春明1971年前的作品多在鄉村小鎮（鄉鎮場域時期），1971年至1983年間都在城市（城市場域時期），1986年後的作品則又再回到鄉下，但主題思想明顯是鄉村遭受都市壓迫（城鄉差距時期），與前述「鄉鎮場域時期」差異很大。<sup>19</sup> 陳惠齡觀察到1971年以前作品的老人（青番公、甘庚伯、阿盛伯）都在衰老軀體裡跳動著不肯老去的心，但1986年後的老人則都衰弱（如現此時先生有氣喘性心臟病、瞎子阿木眼盲、死去活來的粉娘是老樹敗根、最後一隻鳳鳥的吳黃鳳罹患老年癡呆），農村也是不負載過去光環的「現代」農村。<sup>20</sup> 尉芹溪也指出這兩期的老人形象除了活力與衰弱的對比，也特別注意人際有否糾紛，發現1971年以前作品的老人與兒孫雖有衝突，仍同住生活；1986年後作品的老人則是殘軀病體，甚至兒孫也都去了城市及海外。<sup>21</sup>

18 同註17，頁152-153。

19 高禎臨，〈黃春明小說中的場域變遷〉，《東海中文學報》18期（2006.07），頁221-222。

20 陳惠齡，〈空間圖式化的隱喻性——台灣「新鄉土」小說中的地域書寫美學〉，《台灣文學研究學報》9期（2009.10），頁8。

21 尉芹溪，〈鄉間孤獨老邁的身影——黃春明小說集《放生》中的老人形象〉，《世界華文文學論壇》3期（2004.03），頁28-31。

綜上所述，〈現此時先生〉開創的第四期作品之時空場景，至少具有：隱晦的都市壓迫、老人已體弱等死、兒孫皆不在鄉間之特質。本文將指出，這些第四期小說的老人，並不是無力面對弱化，而是現代時空的壓迫已經全面而無形，不可能以直接抗爭處理，而需要更高層的理解與化解。

前述陳建忠指出黃春明雖強烈意識到現代性問題，但卻只是訴諸溫情而「不曾真正措意於這現代性的結構深入描寫並批判之」。這種批評如同呂正惠指摘黃春明放棄了處理現代都市「買辦經濟」帶給鄉下人的苦痛；<sup>22</sup>或葛浩文評論黃春明既對古舊的傳統深深眷戀、又對「現代化」帶來的進步不置可否，因此也沒有給讀者什麼答案；<sup>23</sup>又或陳國偉所說，第二分期的「現代主義」及第三分期的「民族主義」只是「借來的火把」，只是在黃春明的人生中照亮某個文學場域的位置、確認存在的關係，但因為「無法本質化為他真正的書寫語言，最終被他放棄」，還是回歸到鄉土的溫情主義。<sup>24</sup>以上這些批評都指黃春明迴避現代性問題，論據則都來自小說「內容」的寫實性描述材料。但是這些小說本身真的如此無力？文學家只能在內容材料直接批判而已？黃春明小說的表達「形式」，也應是值得關注的要點。

相對台灣先前十年鄉土文學時代、或1980年代新興的都市文學時代，甚至他本人的先前階段，《放生》系列場景幾乎都集中在鄉村，諸多研究稱之「說故事」文體。由施淑〈艱難的敘述〉<sup>25</sup>開始、到徐秀慧〈第三世界鄉土故事的天方夜譚〉<sup>26</sup>，都強調了「故事體」是黃春明小說的一大特色。

但徐秀慧同時釐清黃春明的故事「不是傳統說書人」那種忠孝倫理、正義節氣，也「不像現代小說」凸顯人物性格與命運的關係，黃春明的小說是「故事與現代小說的折衷的形式」。徐秀慧引用楊澤的相近觀點強化這個論點，

22 呂正惠，〈黃春明的困境：鄉下到城市以後怎麼辦？〉，《小說與社會》（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05），頁18。

23 Goldblatt, Howard. "The Rural Stories of Huang, Chun-Ming," in Jeannette L. Faurot ed.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 Critical Perspectiv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24 陳國偉，〈借火攻火：黃春明小說中現代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位移〉，江寶釵、林鎮山主編，《泥土的滋味：黃春明文學論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9.03），頁348。

25 施淑，〈艱難的敘述〉，《聯合報》，1999.11.08，48版。

26 徐秀慧，〈第三世界鄉土故事的天方夜譚——形影孤單、漸行漸遠的說書人黃春明〉，江寶釵、林鎮山主編，《泥土的滋味：黃春明文學論集》。

「一方面，內容、主題道盡故事體的重情重義、哀感頑豔，形構上則逼近短篇小說，已具備了現代文學凸顯多重時間心理分析的藝術形式」，楊澤意指黃春明小說的情節發展是直線時間軸、事件衝突高潮則在故事體的永恆背景，從而構成「寫實又浪漫」的鄉土故事。<sup>27</sup>

然而上述的分析，實則仍只將文學分析置入兩個「內容」和「形式」二分的古典分類來處理，以老人關懷為小說「內容」、以故事體為「形式」<sup>28</sup>，因而得出黃春明是「漸行漸遠的說書人」這樣的形象。

以「說故事的人」來稱黃春明，始自施淑1999年引述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理論來稱許並感嘆黃春明：「方今之世，能夠傳承人群的經驗和記憶的『說故事的人』，已經漸行漸遠」<sup>29</sup>，而後2009年聯合文學出版社在《聯合電子報》為黃春明開闢部落格（雖只經營三個月）亦稱之「說故事的人」<sup>30</sup>，儼然是黃春明專屬的形象。

更深入以「說故事」概念研究黃春明者，尚有承繼施淑論點、並將「說故事」概念化為分析工具的徐秀慧。她綜合盧卡奇（György Lukács）及班雅明理論而主張：故事是史詩體與現代小說斷裂之間過渡性的「文學形式」，所以黃春明採用鄉土風俗、社群生活為材料的文學性格，表現了「從故事過渡到小說」。<sup>31</sup>徐秀慧將「說故事」界定為「從土地經驗和社群經驗融匯而成的民間文化中體驗的經驗結晶」<sup>32</sup>，在此說故事並不是指涉黃春明的文學「形式」，而是指涉其文學「內容」。

27 楊澤，〈回歸的可能與不可能——試論現代鄉土文學中的土地經驗與社群意識〉，「青春時代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二十週年回顧研討會」論文，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1997.10.24-26），轉引自徐秀慧，〈第三世界鄉土故事的天方夜譚——形影孤單、漸行漸遠的說書人黃春明〉，江寶釵、林鎮山主編，《泥土的滋味：黃春明文學論集》，頁196。

28 亞里斯多德主張藝術模仿的三個面向，是文藝分析最古典的分類。除了對象、形式之外，另一為媒材（matter），這裡僅以對象及形式做對比。參考Aristotle, translated by George Whalley. *Aristotle's Poetics*.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7.

29 同註25。

30 參考黃春明，〈說故事的人——黃春明的部落格〉，《聯合電子報》（來源：<http://classic-blog.udn.com/joincity.jsp?uid=abigfish>，2015.12.01）。另，「當代文學史料系統」資料庫對於黃春明的作者簡介亦以「他是個說故事的好手」為開頭。

31 徐秀慧，〈第三世界鄉土故事的天方夜譚——形影孤單、漸行漸遠的說書人黃春明〉，江寶釵、林鎮山主編，《泥土的滋味：黃春明文學論集》，頁197。

32 同註31，頁198。

本文擬指出，〈現此時先生〉以及《放生》系列的黃春明，並不是漸行漸遠的說書人，也不是孤單在講著遺棄老年人的故事。黃春明是一位小說家，在家獨自寫作、提供讀者獨自閱讀的小說家，<sup>33</sup> 他的〈現此時先生〉以小說為形式，但內容討論了「故事／報紙」作為文學形式與社會形式的連動變化。利用故事與報紙的對立，黃春明提出對於「現代」如何壓迫「傳統」的發生過程。以〈說故事的人〉來解讀黃春明小說，就有必要聚焦一種文學形式的「故事」所延伸的社會關係，以期掌握黃春明〈現此時先生〉中的時空體衝突。

### 三、〈現此時先生〉小說內的過期報紙與三種時空

〈現此時先生〉雖然是《放生》系列諸多老人故事的一個，但以小說安排了故事、新聞與小說之關係的「後設小說」布局。亦即，〈現此時先生〉中佔了重要角色的「報紙」，正是這篇小說用來對比「故事」，並發展時空變遷、時空衝突之關鍵。

「說故事」在班雅明的理論中，是一個分析文化社會史轉折的概念。〈說故事的人〉一文中，開宗明義就界定「說故事」是一種經驗交流的能力，是歷史悠久的人類活動，甚至在文字出現以前的口語時代就有（例如史詩）。<sup>34</sup> 班雅明在此關注的，並非故事的文學形式，而是「社會互動的形式」。<sup>35</sup> 班雅明以西方活字印刷（type printing）為說故事傳統斷裂的關鍵，指出歐洲十五至十七世紀書刊市場快速發達，造成了小說興起，才迫使人們失去交流經驗的故事。<sup>36</sup> 因此，人類也逐漸習慣閱讀短篇小說（short novel）、新聞（news）、長篇小說，而不再依賴小社群人際經驗交流，並一步步習慣孤獨一人深入內心

33 黃春明並不強調個人直接經驗所有事物，而更強調生活世界中人們經驗的交流。如他受訪表示，「那些都是民間的傳說，大部份都是從我祖母那裡看來或聽來的，並不是我去訪問或調查，而是在生活中就可以接觸得到的。」亦即，創作材料如「小時候我說白蘿蔔糕，祖母說要說銀糕；紅龜糕要說金糕；雞在休息時不能說牠在睡覺；民間習俗中小孩子的口是金口，像皇帝的口一樣，亂說話就會變成真的……等等，這些都是民間的禁忌」，都是進到生活之中而被記憶。參考：梁竣瑾〈黃春明及其作品研究——文學、社會和歷史的交互考察〉（桃園：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頁262。

34 Benjamin, Walter. "The Storyteller Reflections on the Works of Nikolai Leskov," in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pp.83-110.

35 同註34，p.96。班雅明推舉列斯科夫（Nikolai Leskov）的小說《綠寶石》（*The Alexandrite*）具有說故事的經驗交流能力，而不是稱許列斯科夫以說故事直接與他人面對面經驗交流。

36 同註34，p.87。

挖掘「生命的意義」<sup>37</sup>。小說強調作原創之筆，由作者一人構思新撰；新聞強調新奇快速，訊息必須因果合理。兩者都是理性思維下的「新的敘事」，送到讀者的眼前時，已經條理分明、解釋徹底，<sup>38</sup> 這種世界裡的讀者，又何須傳統說故事的人來經驗交流、給予忠告？所以班雅明說，人類世界的經驗貶值，小說和新聞的大量流通要負起重大責任。<sup>39</sup>

故事以口語為媒介，小說以書寫為媒介。二個理論上對立的世界，黃春明卻讓二者在一篇作品之中深刻地並列。由這個角度來詮釋，〈現此時先生〉雖是虛構的小說，但卻又是一則探討文學與真實、故事與小說的小說。而這絕不表示小說的情節可以直接等於世界的真實事件，黃春明也不能等同於說故事的人。

若說「故事」在〈現此時先生〉中具有的特殊意義，並不是因為黃春明直接「說故事」，而是黃春明在現代小說中利用報紙設計了「故事／新聞」的衝突，展示了兩種不同的時空體。〈現此時先生〉的空間設定，表面上很單調，時間設定也很模糊。

沒有一天，小孩子們不來這裡蠶食未來的時光，一口一口地濺出歡笑和哭聲。老人家來得更勤，沒有一天，不聚集在這裡反芻昔日的辛酸，慢慢的細嚼出幾分熬過來的驕傲和嘆息。<sup>40</sup>

這是小說一開始透露的時間感。山村老人原本不隨著鐘錶時間線性前進，而是緩慢、反覆及循環。在這個報紙不肯送達的偏村，現此時先生利用偶爾有人由城裡帶回來的過期報紙，大聲朗讀異地新聞給眾老人聽，因此身兼傳奇故事的寶庫、遠方知識的權威。這些「過期報紙」於是攪糊了現在與過去、外來與在地。小說的時空設定，埋伏了多重矛盾。等到母牛生小象的新聞出現，眾人要求查證報紙日期，就會破壞了原本糊掉的時間與空間。亦即〈現此時先生〉小說的精短篇幅中，蘊藏有兩種不同的時空感（sense of time-space）之

37 同註34，p.99。

38 同註34，p.89。

39 同註34，p.88。

40 黃春明，〈現此時先生〉，《放生》，頁21。

共存、交錯，甚至衝突。

兩種時空感雖源自前述班雅明理論的「故事與新聞」，但關鍵則不在故事或新聞的內容，而在人際互動的形式。亦即，並非內容是鄉野傳說就是故事、也並非內容是當代現象就是新聞。本文以「故事與新聞」之差異作為分析概念，意在指出：文學認知如何感應社會變遷？台灣社會如何由早先珍惜經驗的交流，轉變為信仰消息的權威？以這種論點來看〈現此時先生〉，應可重新將劇情拆解成三大階段。

第一階段，是「純粹說故事」的時期，發生在小說的前二頁，敘述三山國王廟前老人的日常生活，現此時先生剛到蚊仔坑的幾十年間，這裡大致「和其他鄉下的老人一樣，大家喜歡聚在一起，古今中外，天南地北地閒聊」。<sup>41</sup>但是蚊仔坑這裡多了「現此時唸報紙給大家聽」，而開始另一階段的生活。

第二階段，是「以報紙說故事」的時期，亦即新聞假裝故事、並取代故事的時期。發生在小說的前半段，由現此時先生從中年某一日開始唸過期報紙起算，再至形成「唸的人不唸給人家聽也不舒服，聽的人不聽人家唸也不對勁的這種內部濃厚，外表平淡的關係」<sup>42</sup>，再發展到現此時先生因為借助原本是因果推論合理的「報紙說」而建立權威，「從他的生活經驗，和他認識的知識、民俗信仰，用常識上的邏輯把它組織起來」<sup>43</sup>，進而評論一宗斬雞頭發誓不靈驗的事件、甚至發展出一套整體知識，推論出台灣人斬美國雞頭根本無效。這時說故事已不是純粹為了人生告誡而講故事，掌握著消息（information）的現此時先生已樹立他的媒介權威。

第三階段，是「新聞權威崩壞、不再偽裝說故事、揭露現代時空」的時期。發生在小說後半，始自現此時先生唸出「福谷村那個所在，有一個姓黃的人，其所飼養的母牛，昨日生下一頭狀似小象的小牛」<sup>44</sup>的那一刻。在前一段村民已經習慣麻木於將報紙這種「時空準確、因果合理的訊息」等同為「時空模糊、似是而非的故事」。但這則母牛生小象的新聞不一樣，它打破了過去偽

41 同註40，頁21。

42 同註40，頁21。

43 同註40，頁27。

44 同註40，頁28。

報紙的模糊時空感，重回新聞事實的精準時空感。故事不必查證，但新聞需要正確。

黃春明清楚「要為這一代被留在鄉間的老年人做見證」，但是「故事／報紙」的對立關係拆解了〈現此時先生〉一文中蚊仔坑偽裝的遺世獨立。即使惡劣財團不來搶地侵佔，但媒介卻是以無所不在的現代時空入侵，成為老人問題無可遁逃的禍源。

〈現此時先生〉關懷媒介滲入現代生活的問題，在1986年4月黃春明發表的演講文稿〈從「子曰」到「報紙說」〉<sup>45</sup>也有端倪。不過黃春明在這個講稿裡，只著重在指責報紙有未經查證的「偽新聞」：

從大眾傳播所獲得的知識和經驗，他的真實性、準確性、時間性、可信性，還有社會倫理性，到底可不可靠？……如果沒有批判的能力，沒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這不等於把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交給別人。<sup>46</sup>

雖然黃春明關切「資訊真實正確」，但這篇小說實已察覺更深沉的問題。「資訊不正確」確實是報紙的害處，但即使報紙的資訊正確，報紙本身的現代媒介特性，仍然會將全新時空攻入傳統社會、威脅山村住民。

根據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理論，現代報紙使用活字印刷技術，因此具有標準、大量、快速的能量，並將人類原本特定對象面對面溝通的朗讀式社群，改變成為作者寫給不特定對象閱讀的默讀式社群。<sup>47</sup>活字印刷的報紙所形塑的世界，人們的時空概念，也就受到定時出刊的「客觀時間」（objective time）及邊界擴大的「均質空間」（homogeneous space）所規訓。<sup>48</sup>

45 黃春明，〈從「子曰」到「報紙說」〉，《等待一朵花的名字》（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9.05），頁47-74。原刊於《皇冠》386期（1986.04），是以小說〈現此時先生〉為基礎延伸為時事詮釋的散文。

46 同註45，頁66。

47 參見前田愛，〈音讀から黙読へ——近代読者の成立〉，《近代読者の成立》（日本東京：筑摩書房，1989.06），頁122-155。朗讀與默讀的差異，借自此書分析明治初期讀書模式轉變的概念。文中將音讀再二分為朗誦、朗讀，本文不予區分，統以「朗讀」稱之。

48 McLuhan, Marshall,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Signet Books, 1964); 麥克魯漢 (Marshall McLuhan) 著，汪益譯，《預知傳播紀事：麥克魯漢讀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12），頁31-35。

在小說中，清楚看到不同時空之間的差異。這是沉浸在線性時間、均質空間的現代人所看不到的盲點。也就是說，即使有一天報紙的資訊全都是正確無誤，也並不能扭轉「人際互動模式改變」的問題。因為在班雅明理論、黃春明小說中，最重要的關懷仍應是：不同時代使用不同媒介塑造出不同的時空概念，並不是全然的進步，還會奉送一種難以回復的，人與人的經驗交流方式與生命互動關係。

#### 四、以時空衝突解讀〈現此時先生〉的內部意義

經由媒介而生的社會關係演變，與前一節提及的文體形式演變，是相互呼應的世界圖像。由此論點來看，前一節根據媒介作用而將〈現此時先生〉分割出來的三段，底蘊正是「前現代時空」到「現代時空」的演變，看似線性推進，實則矛盾迸生。

傳統社會的前現代時空，人移動能力有限，若是空間遠隔就等於時間久隔，住民是鑲嵌在特定地方（place）並透過每日相處而形塑出的共同時間感和空間感；但進到現代社會，因運輸及電信科技而形成的時空延展（time-space distancing）作用，「在場」與否漸漸不受肉體限制，人可以快速移動到遠方，遠方的訊息也可迅速來到眼前，等同擺脫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sup>49</sup> 人類的生命構成，空間上，逐漸略去近身事物而添加更多的遠方事物；時間上，逐步仰賴鐘錶日曆而熟悉全球標準時間。<sup>50</sup>

藉由俄羅斯文學理論家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提出的時空體（chronotope）概念，可分辨兩種時空對於社會結構的分析作用。巴赫金的「時空體」是文學聯結世界的特殊能力；相對於一般人只能認識他置身的時空，文學則有能力掌握「被藝術性表達的內在相關之時空關係」。<sup>51</sup> 文學時空與社會實際時空，不必一致但也絕非無關。文學將日常的時間及空間以濃縮集

49 Giddens, Anthony.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a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Macmillan, 1981), p. 115.

50 Giddens, Anthony.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1990), p.18.

51 Bakhtin, Mikhail. "Forms of Time and of the Chronotope in the Novel: Notes toward a Historical Poetics," 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translated by Emerson, Caryl and Holquist, Michael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0), p.84.

約的方式處理，時間和空間因而產生新的相互作用、並形成新的意義。不同文學社群有各自認識時空的方式、文學研究，也因而必須將時空作為觀察對象。<sup>52</sup>

時空不是作品的場景，而是以文學掌握社會的方法論。<sup>53</sup>亦即，掌握文學創作內在的時空設定，才能掌握文學與社會時空的互動，也才有機會掌握改變社會的可能。以下先由巴赫金「古代敘事」與「現代小說」之差異，推論「故事時空」與「新聞時空」的差異，以說明〈現此時先生〉的情節布局。

巴赫金稱為古代小說化時空體（ancient novelistic chronotope）的敘事模式，可舉古希臘傳奇（Greek Romance）為典型例證，這種浪漫奇譚的時空必定模糊，地理範圍至少廣及三、五個國度（波斯、腓尼基、天竺……），涉及的國度、城市、建築、藝術品沒有具體名字，劇情事件全部都由「突然間、無巧不成書」的機遇所構成，時間不重要，不會繫年，故事情節也極少與人的日常生活有具體關連。巴赫金小結，前現代小說的時空體是：情節中的事件全都不進入歷史時間、不進入日常生活時間、不進入傳記時間，也不會造成世界什麼變化。<sup>54</sup>

班雅明的「故事」概念，亦指涉這種古代敘事法：情節集合在一個抽象時空連續體（continuum of time and space）之中發生，但事件卻可以隨機連結，毫不理會時空因果的合理性（例如敘事中的戀愛經歷了數段長時間的波折，但主角依然年輕）。<sup>55</sup>文學史家瓦特（Ian Watt）指出，西方文學作品在莎士比亞時代以前沒有清楚定年的概念，即是前現代的文學特徵。<sup>56</sup>

現代時空的概念，始自西方啟蒙時代，尤其是康德（Immanuel Kant）將時間、空間定義為感性的直觀形式（forms of intuitiveness），亦即人類感覺物體顯現的先天可能性條件，時間成為客觀標準的「線性時間」，空間成為單

---

52 本橋哲也，〈バフチンと「民衆」文化の力学——クロノトポスとしての演劇・小説・詩〉，《思想》940（2002.08），頁50-51。

53 同註51，p.216。

54 同註51，p.121-122。

55 同註51，p.90。

56 年代錯誤（anachronism）一字在莎士比亞死後30年才首次出現於英文字典，可為例證。參考艾恩·瓦特（Ian Watt）著，魯燕萍譯，《小說的興起》（台北：桂冠出版社，1994.10），頁16。

位共通的「均質空間」。<sup>57</sup> 文學的發展也有相同步調：前現代文學的模糊時空感，逐步演變為現代文學的精確時空感。

由方法論的角度來看，時空既是文學吸取社會的表達，也是社會顯露其世界觀樣態的管道，因此〈現此時先生〉兩種對立的時空體，乃有分析的必要。小說前半段，可看到不計較日期的模糊時間觀：

省內有幾家發行上百萬份的報紙，卻不曾派報到這個小山村，好在這些老年人不愛計較慣了，報紙的日期算不了什麼。<sup>58</sup>

最後一句，措辭幾乎等於班雅明形容古代故事「時間就是過去，而在過去中，時間算不了什麼」（time is past in which time did not matter）。<sup>59</sup> 原因當然不是蚊仔坑老人不愛計較，而是他們以前現代的心智在看待報紙，報眉的日曆日期可以省略無妨。空間感的狀況亦然。小說看似有固定的場景蚊仔坑，報紙卻讓遠方事物闖進來。然而吊詭的是，看似帶來遠方事物的報紙，時間上卻是過期、沒有鐘錶時間效力，以致蚊仔坑的在地人認知的遠方，其實並沒有任何地理實質意識，而只是拿意義空洞的「新聞」當作「故事」在聽。「現此時」這個名字的意義，也絕非現代人所謂的「此時此刻」。

他的本名已不重要，也沒有人會有興趣，恐怕知道的人不多，也不會有  
人想知道。因為現此時的由來，與他頭一次唸報紙給人家聽的那一天就  
開始取代了他的本名。<sup>60</sup>

「現此時」原來是指一個屬於當下的具體時間，報紙就是互不相識的社會

57 參見康德 (Immanuel, Kant) 著，鄧曉芒譯，《純粹理性批判》（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04）或 Werlen, Benno. *Society, Action and Space: An Alternative Human Ge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1993). 西方在十八世紀初啟蒙運動後開始出現時間軸明確的現代小說，笛福 (Daniel Defoe) 和李察生 (Samuel Richardson) 堪為代表人物，他們率先以全新的傳記式時間序列來編排情節，甚至小說中的每封信件也都註明日期。參考艾恩·瓦特 (Ian Watt) 著，《小說的興起》，頁16。

58 黃春明，〈現此時先生〉，《放生》，頁21。

59 Benjamin, Walter. "The Storyteller: Reflections on the Works of Nikolai Leskov," in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p. 85.

60 同註58，頁21。

共享此時此刻的媒介。但是現此時先生專唸過期報紙，卻將「現此時」這個時間點搞亂為模糊不清，任其飄盪為無所指、不客觀的時間。

開始時為了要緩和心裡的緊張，以現此時當著唸報紙的開場，接著以後，幾乎沒有一次是例外的，第一句就是「現此時啊」，沒有講「現此時」就沒辦法接下去唸，……在腦子裡還沒把話翻過來或是找出出路之前，嘴巴就不停的說著「現此時——，現此時——，現此時啊……」，像是唱片跳針，一直要等到把話翻出來。有時字看不清楚，或是遇到不懂的字，也一樣會發生跳針的現象。<sup>61</sup>

主講人現此時先生弄糊了時間感，聽者老年人也沒有在計較，他們是前現代時空的共謀，事情就這樣唬弄了幾十年。當然事情不會一直這樣混下去，小說也必須由第一階段轉為第二及第三階段的高潮。

報紙新聞寫作訴求的是不特定的對象讀者，以普遍的因果合理性為基準。要描述一地，使用的是官方正式地名，而非民間俗稱。這種特質展現在〈現此時先生〉裡，是蚊仔坑老人乍聽之下不認識自己身在福谷村的荒謬。

「福谷村不就是我們蚊仔坑嗎？」

「對啊！蚊仔坑就是福谷村嘛！」

「還會有別地方也叫福谷村不成？」

「是！是我們這裡沒錯。現此時我差點就忘了，剛才明明大家都沒注意到。」<sup>62</sup>

蚊仔坑地名是祖宗相留的在地知識，福谷村則是政府為了符號美學而強改。老人發現福谷村就是當地，這個第三階段報紙現代時空即將滲入傳統時空的過程，也就開始。現此時唸完母牛生小象的報導之後，疑問開始出現。之前幾十年，村民聽取現此時先生把全國新聞唸成在地故事，共同殺掉許多無所謂

61 同註58，頁22。

62 同註58，頁28。

的時間感。但這一則新聞破壞了這種三十幾年來「假裝」維持的時間感。就連現此時受到質疑時也愣了一下。他清楚沒有母牛生小象的事情，但既然出自「報紙說」的，又如何懷疑？他看報紙的日期說：

「十月二十一日。」

「今天是幾號了？」

沒有人一下子能說出幾號來。

「今天農曆是初三，那麼，那麼？……」

「好像是不久的事，雙十節才過了不久嘛。」<sup>63</sup>

等到老人們七嘴八舌想出來今天是幾號，就返回到現代報紙與鐘錶日曆同步的客觀時間裡。〈現此時先生〉之前營造的「故事時空體」時空於是破滅，並在現代小說裡形成緊張。這個緊張，小說中藉由「金毛」這個喜歡發問的角色，與「現此時先生」展示緊接而來的知識衝突的戲碼，陳述了不同時空的知識位階。

從他〔按：現此時先生〕長久唸報紙給老人家聽的經驗，只要說是報紙說的，他們就無條件的相信，所以他也常常把自己的看法，挾報紙說的權威來建立他的地位。<sup>64</sup>

現此時先生何以搏得權威？金毛何以遭到訕笑？這是媒介引入而塑造的「在地知識」對立於「整體知識」議題。前現代社會的人絕非沒有「知識」，他們擁有的是「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是由日常生活中的經驗累積與實用效應而得來的知識。了解怎樣趨吉避凶，是終其一生在當地琢磨的智慧。這不同於現代社會強調的整體知識（global knowledge），亦即有系統、有邏輯、根據抽象科學原理而來的知識。<sup>65</sup>

63 同註58，頁29。

64 同註58，頁26。

65 Geertz, Clifford.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前現代與現代的時空觀，是不同的認知結構，然而西方啟蒙理性推動的科學觀，卻將原本各安其位的世界全部重新排成知識序列。蚊仔坑即使悠閒，十餘名老人還是分出位階。位階排序與外在全世界都差不多，整體知識為基準。現此時是階序的始作俑者，報紙就是他的武器。

蚊仔坑的與世無爭，一旦報紙打開了一道時空裂縫，現此時先生本人當然身陷其中。因此他懂得報紙為他帶來知識權威，也極其努力要發展整體性的科學知識，期待提出因果合理的邏輯，才會自覺是很光彩的事。

「以我思想起來，現此時斬雞頭無應效的原因，就是斬來斬去，怎麼斬，斬的通通都是美國生蛋雞、飼料雞。現此時你們誰敢斬土雞看看，」他想一口氣說完，但氣喘中氣顯然不足，剩下的一句也得停下來喘幾口氣，才慢慢的，「現、現，現此時，那、那就有戲看了。」他用右手用力的壓著左胸，裡頭心臟不怎麼尋常的撞動，叫他提醒自己，不能過分激動。<sup>66</sup>

這段描述透露出現此時先生的心虛、氣弱。而接下來的金毛，則是固守傳統知識。他們二人，在〈現此時先生〉小說中，代表兩種知識的對立。金毛，這名白目的好奇發問者，就是在地知識的典型實踐者，小說裡的金毛，不論新聞講政治或社會，都只關心實際生活。小說一段精彩情節，是大夥在討論村裡兩個人相約「斬雞頭發誓」的後續，以及延伸出來的「斬美國雞頭有沒有應效」的議題。不過金毛只會很務實地問：雞頭斬掉以後，雞拿到那裡去了？

現此時先生這樣自許為有知識，當然瞧不起金毛的務實。所以當現此時先生發現質疑他唸的「母牛生小象」新聞者，竟然是心目中最沒知識的金毛，只得更加堅持不認錯。

「騙瘋子！蚊仔坑的母牛生小象？」金毛的話像迸出來。這一次大家沒笑了，認為金毛的話就是他們的話。

---

66 黃春明，〈現此時先生〉，《放生》，頁24。

現此時看是金毛，覺得不該讓像金毛這種沒什麼知識的人喊喝他。所以他用力地彈一下報紙，大聲叫嚷著說：「報紙說的啦！你們不信？！」<sup>67</sup>

經由包便當的過期報紙，西方文明時空觀還是進來了，知識位階也形成了。蚊仔坑化為世俗，而且極為純粹、十分典型。蚊仔坑原本「沒有時間感」的日常生活，一下就展露第三階段的衝突。最後，位居高端的現此時先生顯然是最無法適應這種衝突的人，隨著他的中途病死，蚊仔坑也才有新的局面。只是，黃春明沒有明講世界會成為什麼樣子。

## 五、以時空衝突解讀《放生》系列小說的意義

現此時先生以報紙偽裝現代時空，實則固守傳統時空，看似典型的鄉土人物，實則鄙視在地知識、崇拜整體知識。透過現實生活中不易同時並存的兩種「時空體」，小說則清楚展現時空的衝突。因此，現此時先生的無能為力，黃春明其實是看透的。

黃春明有能力以文學時空體掌握社會時空，顯然也對問題何在了然於胸。由這種角度來看，黃春明嫻熟的說故事能力，不應該是成為漸行漸遠的說書人。另外，黃春明也是少數對於「讀者」有明確意識的作家。黃春明曾對「作品」提出讀者論的看法：「作品脫稿或刊登發表出來，還不算完成，必須經過讀者、社會、時間的考驗，瞭然其被唾棄或接受，然後讓這種成敗的後果，回到我的心靈深處發生作用，希望化成新的作品出來。」<sup>68</sup>他在1974年《莎喲娜拉·再見》一書〈再版序〉說過：

眼前的書房，菸灰缸裡堆滿了蒂，空氣中瀰漫不散的菸雲，腦子裡浮現的是，好幾千人炯炯有神的眼睛。這重疊顯現，令人覺得像做了一場超現實的惡夢，逃也逃不掉。但是害怕歸害怕，仔細想一想，我又是多麼

67 同註66，頁30。

68 高天生，〈開創鄉土文學新紀元的黃春明〉，《台灣小說與小說家》（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12），頁39。

地需要在眾目睽睽之下，戰慄著思索，戰慄著下筆啊——那怕是再增加一個對我的注視，這些我都將貪婪的渴望著哪！」<sup>69</sup>

黃春明如此記掛他的讀者，當然不至於拋開他們而漸行漸遠。再加上黃春明年輕時任職廣告公司的經歷，1983年至1986年間參與電影公司的製作，他不只熟悉故事、報紙、小說的特質，也積極嘗試其他媒介。對於本文論證所仰賴的「媒介」現象，黃春明應有頗深的經驗及省思。在一篇與阮義忠的對談也直言1980年代不寫小說是因為讀者：「寫什麼小說？又不是寫給自己看！故事我都知道了，我何必再寫？既然，我的讀者都跑去看電視，好！我就跑到電視裡讓他們看。」<sup>70</sup>由此可度測他對於媒介的敏感度，也是本文以媒介理論說明「報紙」帶動新舊時空的參考點。

〈現此時先生〉透過報紙而揭露的新舊時空，是黃春明撰寫《放生》系列老人問題的認識基礎，在黃春明散文〈城鄉的兩張地圖〉也能呼應證實。黃春明在1990年對於城鄉衝突的解釋，已不是特定的都市人事物壓迫鄉間的人事物之問題，而是更為全面性的時空變化問題。黃春明文中的認知，像是前文論證〈現此時先生〉揭露時空衝突的證詞：「這些年來，城鄉的改變可以說是從骨子裡起了變化。幾個中小企業的加工廠——進出城鄉之後，一些人的價值觀和生活規律，都是另起標準」。<sup>71</sup>

黃春明在這篇〈城鄉的兩張地圖〉顯露出他寫作《放生》系列小說時，由置身的真實社會時空所感受到的，正是1960年代到1990年代的差異：

二、三十年來，台灣任何一處城鄉的變化，至少都有兩張可比對的地圖。一張是近三十年前，農業社會面臨瓦解的前夕，一張是形成工商社

69 黃春明，〈好幾千個人的眼睛呀！——再版序〉，《莎啞娜啦·再見》（台北：遠景出版社，1977.11），頁1。古繼堂也寫過黃春明這種自我省察的習性：「像黃春明那樣對自己的作品進行跟蹤觀察，不斷暗地裡聽取讀者反映的作家，恐怕海峽兩岸都是不多見的。」參考古繼堂，《台灣小說發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07），頁8。

70 阮義忠，〈攝影美學初探（7）第七問：攝影與人文——與黃春明對談影像語言的域（中）〉，《雄獅美術》194期（1987.04），頁122-127。

71 黃春明，〈城鄉的兩張地圖〉，《九彎十八拐》（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9.05），頁54（原刊《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90.12.01）。

會之後，國民所得突破七千美元的今天。如果將兩張地圖重疊起來讀，不難發現，任何一處城鄉都有了巨大的改變。……有形的在變，隨著無形也變；無形變了，有形也隨著變。<sup>72</sup>

黃春明由這種觀念，說明了小說中那些等待遠處車聲化成子女腳步、卻每每失望的老人為何「只有對自身的遭遇感到茫然」。他筆下的老人雖然都懷有「令他覺得依稀過災難」的茫然，但是作者黃春明本人，其實很清楚知道這種茫然的原因：

只要把這二、三十年前後的兩張地圖重疊比對，其實少了什麼，多了什麼，搞清楚為什麼，那即是肌理分明，有情節的、生動的城鄉發展史了。<sup>73</sup>

原因不是特定的人事物，是城鄉的兩張地圖，是有形的地景和無形的心態一起激烈改變的兩個時空狀態。以社會經濟力量來詮釋城鄉關係，也曾見諸黃春明1970年代末反抗帝國主義的創作期，他在1977年就曾寫道「因為經濟絕對優勢的一方，其經濟勢力一旦登陸對方，那麼隨著他們的種種商品，連著他們的生活方式、想法，甚至於整個的社會意識型態，都一併上岸」。<sup>74</sup> 這個階段的文學，只是將特定具體的人事物，歸因給殖民帝國。然而到了1986年解嚴前後，也就是本文所要論證的時期，黃春明對於老人等社會問題的認知，已有很不一樣的層次。

以1960年代被視為第二分期「鄉土小人物時期」的代表作〈青番公的故事〉、〈溺死一隻老貓〉為例，就是黃春明兩張城鄉地圖中的農業社會衰敗之初。這時期黃春明的小說主角幾乎都受到特定人事物帶來的災禍，如曾歷經洪水淹沒家園的青番公、抗議開發商新蓋游泳池最後溺斃的阿盛伯，壓迫來源明確，扳倒問題源就可存活，因此幾乎都還有活力。即使經歷釣魚台事件、退出

72 同註71，頁50。

73 同註71，頁54-55。

74 黃春明，〈通過文學重新認識自己的民族和社會——當前臺灣文學問題專訪〉，《夏潮》3期2卷（1977.08），頁15。

聯合國的國際爭紛，第三分期「民族主義期」的小說如〈蘋果的滋味〉、〈莎喲娜啦·再見〉、〈我愛瑪莉〉等，也都有化身為美國或日本的特定壓迫者。

但是到了第四期的《放生》這本小說集，劇情就不再有特定壓迫者、也不再有明確的抵抗。因為由〈現此時先生〉的分析可見，是一種抽象、無形的現代時空在壓迫鄉村人間。因此《放生》系列的各篇，乃多是活在時間緩慢悠閒、空間在地熟悉的老人，但他們卻一直在驚懼時間快速準確、空間遙遠陌生的外在世界。

這兩種時空的對比，出現在〈瞎子阿木〉的阿木伯，他日復一日到路邊傾聽每個人過往的聲音，從清晨到天黑，既呆板又重複，而他心頭糾結牽掛的女兒秀英，其實就是不願忍受這種傳統生活節奏，所以跟著象徵「現代科學」的測量隊離開到都市去。<sup>75</sup> 對比也出現在〈打蒼蠅〉的旺欉伯，他在鄉間打蒼蠅度日的生活裡，每個月初的近午時分，都要心神不寧地聽著摩托車的聲音，等著郵差送來都市兒子寄交的生活費。<sup>76</sup> 對比更繼續出現在〈死去活來〉的粉娘，她已經高齡到即將壽終正寢，卻是兩次臨終又活轉，而這卻有如爽約一般，難容於現代分秒計算的生活步調。粉娘的時間是超脫性的，無生無死、日復一日，但子女並不。原本美事一椿的長命百歲，卻令子女焦躁不滿，當事人粉娘甚至也開始驚慌，發誓下回一定會死。<sup>77</sup>

〈現此時先生〉發展出來的時空衝突，等於是這篇小說的最高等級衝突。1970年代如〈青番公的故事〉的老人都還與兒孫同住，而《放生》系列小說的老人，幾乎都是獨自活在鄉村。這種場景設計，並未製造遺棄的效果，而是鋪陳出傳統及現代時空的對抗。

〈售票口〉清楚表達了兩種時空的對抗。情節是村中老人齊聚到售票口徹夜排隊搶火車票，期望都市的兒女在年節順利返回老家。時間不夠的都市兒女、時間過多的鄉間老人，在限時販賣的預售票口互相撞擊，構成文學的時空體張力。

75 黃春明，〈瞎子阿木〉，《放生》，頁34-51。

76 黃春明，〈打蒼蠅〉，《放生》，頁60。

77 黃春明，〈死去活來〉，《放生》，頁128-135。

《放生》系列小說情節也有衝突，但已不是老人受到特定人事物壓迫的衝突。這裡的老人多半像〈現此時先生〉那般聊天讀報怡然自得，或是像〈售票口〉描述的，「不管冒著這一天的嚴寒，或是雨天來車站排隊買預售票的老年人，沒有一個是不情不願的，並且還抱著深深的期盼。」<sup>78</sup>雖然被留在鄉村的老人情景堪憐，但〈現此時先生〉及之後的《放生》系列小說，黃春明的敘事結構已不易看到不肖的兒孫及都市型的壓迫者。

《放生》系列並不止於「回返老人主題」或是「對老人的一貫關懷」而已，這些小說在處理老人問題的內容及形式，都與先前的作品有重大變化。〈現此時先生〉所帶引出來的這個創作新階段，因而具有決斷的意義。

黃春明的小說沒有迴避「現代性」的問題。他揭露「故事」和「新聞」兩種時空的衝突與變遷，也揭露老人問題的癥結是「現代時空壓迫傳統時空」。這是凡人難以遁逃的社會變動，不須去責怪特定的、具體的人物。衰殘的老人主角承受的是時空衝突之壓力，這種壓力較諸惡子或買辦更為無形、更加巨大、更難化解。

## 六、結論

黃春明1986年創作〈現此時先生〉時，前距〈我愛瑪莉〉的大約十年間，是鄉土文學論戰及台灣意識論戰風浪已趨平靜、並前進到戒嚴解除及報禁開放的前夕。整個台灣社會似乎都磨拳擦掌要乘著政治民主化的開放精神，衝向經濟全球化的藍海市場。彼時台灣的人口、資金、訊息都將開放的蓄勢待發之中，年輕人步履很快、新的時空概念轉變很急。黃春明的視線，應該悄然由所謂反帝國主義「經濟殖民家國寓言」移了開，但也不再回頭辯詰鄉土文學論戰的定位，而更關注台灣面臨新舊時空交錯的問題。<sup>79</sup>

本文在這樣的關懷之下，透過三個層次討論黃春明筆下的文學與社會之交

78 黃春明，〈售票口〉，《放生》，頁233。

79 有關黃春明不喜被定位為鄉土文學者，以及關於他在鄉土文學論戰的意見及討論，可參見徐秀慧，〈黃春明小說研究〉（台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梁竣瑾，〈中國大陸學者論台灣文學：以小說為例〉（桃園：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尤其是文末的「專訪」。

錯。一是〈現此時先生〉作品本身的時空意義，意即經由「報紙」所彰顯的三種不同時空體設定，二是〈現此時先生〉表現社會問題的新觀點，意即老人問題並非遭到某人遺棄的問題，而是被現代時空留在傳統之中的無奈悲劇。三是分析黃春明文學創作階段的意義，意即黃春明小說寫作史在本篇的轉折之後，使《放生》的內容、形式、世界觀都與其他階段作品有所歧異。

作為一名文學家、小說家，黃春明似乎有意回應這個勢不可擋的社會變局。除了講出鄉下老人可憐、搏取都市讀者熱淚，應該還有更深切的作法。這也就是本文分析〈現此時先生〉富有文學社會學底蘊的所在：善用小說來批判小說、並訴說故事的意義。

文學是虛構的作品，即使是寫實主義的小說也是虛構，但既非純然虛構而無關真實世界，也不會只是作者一人經驗的私密世界。小說〈現此時先生〉的表現形式不是傳統故事，而是現代小說。黃春明在小說中設計的時空體，挖掘出前現代與現代的矛盾，從而批判故事權威與新聞權威的消長。雖然很多評論者指出，黃春明在諷刺現此時先生利用報紙資訊狐假虎威，最後並賜死以表示重回純真鄉土世界的夢想。黃春明果真主張復古、懷舊地回到說故事傳統嗎？似乎不然。在小說最末「現此時先生」倒下來的同時，應該是反對兩種時空完全割裂開來。

黃春明文學潛藏的社會生命力，是在地人面對新舊世界的夾縫所抱持的疑懼與欣喜。蚊仔坑的「前現代」場景，不只是現此時先生及老友們的居所，更是全台灣舊村莊的典型。班雅明曾說「百無聊賴的鬆弛精神狀態，是說故事最好的時機。這種精神狀態在現代社會已經失去了」。<sup>80</sup> 在蚊仔坑或全台灣，講求時效的台灣都市社會也是。那麼，應該如何面對故事與新聞、歷史與現代？

《放生》系列的年輕人已經都不再上場，都市買辦之類的明確加害者也不再現身。殘弱的老人主角獨自承受著時空衝突，壓力其實更加巨大。從本文分析的黃春明後期小說來看，若要解決問題，顯然不該再以傳統對抗現代，而更應思考傳統與現代如何「融合」。

---

80 Benjamin, Walter. "The Storyteller Reflections on the Works of Nikolai Leskov,"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p.91.

現代媒介雖然庸俗，但也因此普及於大眾並打破特殊階級壟斷的知識。我們作為一般平民，也才能在現代時空的今天，藉由讀小說來了解時空的變化，並停下來反省、思考解放的可能性。黃春明是小說家，我們是讀者，在這一篇藉由報紙新聞來談故事的小說，如何看出現代車頭與傳統車廂的相容或衝突、如何調整各個螺絲以兼容並蓄向前行，才是我們讀者承擔文學責任的道理。



## 參考資料

### 一、專書

- 古繼堂，《台灣小說發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07）。
- 江寶釵、林鎮山主編，《泥土的滋味：黃春明文學論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9.03）。
- 李瑞騰、梁竣權編選，《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42：黃春明》（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12）。
- 呂正惠，《小說與社會》（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05）。
- 肖成，《大地之子：黃春明的小說世界》（中國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07）。
- 邱貴芬編，《臺灣小說史》（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7.03）。
- 前田愛，《近代讀者の成立》（日本東京：筑摩書房，1989.06）。
- 高天生，《台灣小說與小說家》（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12）。
- 黃春明，《莎喲娜啦·再見》（台北：遠景出版社，1977.11）。
- ，《放生》（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9.10）。
- ，《等待一朵花的名字》（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9.05）。
- ，《九彎十八拐》（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9.05）。
- 艾恩·瓦特（Watt, Ian）著，魯燕萍譯，《小說的興起》（台北：桂冠出版社，1994.10）。
- 康德（Immanuel, Kant）著，鄧曉芒譯，《純粹理性批判》（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04）。
- 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著，汪益譯，《預知傳播紀事：麥克魯漢讀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12）。
-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London: Verso, 2006).
- Aristotle. Translated by Whalley, George. *Aristotle's Poetics.*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 Bakhtin, Mikhail. Translated by Emerson, Caryl and Holquist, Michael.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0).
- Benjamin, Walter. Edited by Arendt, Hannah and translated by Zohn, Harry.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New York: Schocken, 2007).

- Faurot, Jeannette L. Ed.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 Critical Perspectiv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 Geertz, Clifford.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 Giddens, Anthony.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a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Macmillan, 1981).
- ,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1990).
- McLuhan, Marshall.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Signet Books, 1964).
- Riesman, David. *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 Werlen, Benno. *Society, Action and Space: An Alternative Human Ge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1993).

## 二、論文

### (一) 期刊論文／作品

- 本橋哲也，〈バフチンと「民衆」文化の力学——クロノトポスとしての演劇・小説・詩〉，《思想》940（2002.08），頁47-65。
- 吳青霞，〈老者安之？——試析黃春明《放生》中的老人〉，《台灣文學評論》2卷4期（2002.10），頁68-84。
- 阮義忠，〈攝影美學初探（7）第七問：攝影與人文——與黃春明對談影象語言的域（中）〉，《雄獅美術》194期（1987.04），頁122-127。
- 林麗雲，〈變遷與挑戰：解禁後的台灣報業〉，《新聞學研究》95期（2008.04），頁183-212。
- 高禎臨，〈黃春明小說中的場域變遷〉，《東海中文學報》18期（2006.07），頁217-238。
- 尉芹溪，〈鄉間孤獨老邁的身影——黃春明小說集《放生》中的老人形象〉，《世界華文文學論壇》3期（2004.03），頁28-31。
- 梁竣權，〈黃春明《放生》〉，《文訊》180期（2000.10），頁35-36。
- 陳建忠，〈神秘經驗的啟示與鄉土倫理的復歸：論黃春明小說中的人間、神鬼與自

然》，《台灣文學研究學報》7期（2008.10），頁147-175。

陳惠齡，〈空間圖式化的隱喻性——台灣「新鄉土」小說中的地域書寫美學〉，《台灣文學研究學報》9期（2009.10），頁129-161。

陳寬政、王德睦、陳文玲，〈台灣地區人口變遷的原因與結果〉，《人口學刊》9期（1986.06），頁1-23。

黃春明，〈通過文學重新認識自己的民族和社會——當前臺灣文學問題專訪〉，《夏潮》3期2卷（1977.08），頁12-16。

黃順星，〈新聞的場域分析：戰後台灣報業的變遷〉，《新聞學研究》104期（2010.07），頁113-160。

楊照，〈每一滴眼淚中都帶著嘴角的微笑——讀黃春明小說「放生」〉，《光華》25卷1期（2000.01），頁52-55。

## （二）學位論文

李亞南，〈黃春明《放生》中之老化問題及臨終現象研究〉（嘉義：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徐秀慧，〈黃春明小說研究〉（台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竣瓘，〈黃春明及其作品研究——文學、社會和歷史的交互考察〉（中壢：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中國大陸學者論台灣文學：以小說為例〉（中壢：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

## （三）研討會論文

楊澤，〈回歸的可能與不可能——試論現代鄉土文學中的土地經驗與社群意識〉，「青春時代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廿週年回顧研討會」論文（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1997.10.24-26）。

## 三、報紙文章

李瑞騰，〈他們以殘軀抵擋殘酷的風雨〉，《中央日報》，2000.03.24，22版。

——，〈用腳走地理——說動聽的老人故事〉，《聯合報》，1999.10.01，48版。

施淑，〈艱難的敘述〉，《聯合報》，1999.11.08，48版。

張素貞，〈沉凝之筆寫鄉土〉，《中央日報》，2000.03.24，22版。

歐宗智，〈為老人做見證——談黃春明短篇小說集《放生》〉，《中央日報》，2000.03.24，22版。

#### 四、電子媒體

黃春明，〈【說故事的人】黃春明的部落格〉，《聯合電子報》（來源：<http://blog.udn.com/abigfish/article>，2015.12.01）。

